



丁芒和他的“生命之弓”

□宋捷

顾欣摄

2024年母亲节,本来沉浸在温馨节日中的我,忽闻两则悲伤的噩耗:深受南通人民爱戴的老市长张佑才、诗歌爱好者顶礼膜拜的南通籍著名诗人丁芒,相隔10个小时,相继离开这个他们挚爱的世界。

两位老人,都是我前几年做的一项文化工程——《世纪风云中的南通人口述史》里的采访对象。结集出版的《百年激荡》一书,2021年5月推出第一版,至今才5年,20位采访对象中已先后走了5位:董竹君儿子夏大明、赵丹女儿赵青、文史学者穆烜,以及刚去世的张佑才和丁芒。

这一组口述历史,我采访的几乎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,所以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,但我又一次输了时间。就在我酝酿这项工程之初,刚刚约好几位老人,还没来得及采访,他们的名字就被加上了黑框,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他们中有南通市委原书记朱剑、《莫文霞》原型汤淳渊、儿童教育家李吉林、知名法学家徐杰、严端夫妇、赵丹夫人黄宗英……怀着一种使命感,我加快了采访的节奏,努力寻找那些有史料价值的“活档案”,想留住他们与南通这座城市的故事,用视频和文字抢救一批珍贵的资料。

南通籍文化名人有不少,我最初采访名单上有:出生于1924年的茅盾文学奖得主王火、出生于1927年的历史学家张岂之、出生于1926年的知名诗人耿林莽、出生于1936年的电影表演艺术家郑毓芝……后来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打断了我的采访计划。

因为南京靠得近,采访丁芒老人比较顺利,但也是在疫情的缝隙里见缝插针完成的。丁芒夫人樊玉媛退休前在江苏电视台新闻部工作,老台长苏子龙热心相助,我很快敲开丁府的门。

南通籍诗人中,更广为人知的是写过《断章》的卞之琳,其实丁芒在诗坛的地位并不逊色,文坛素有“北臧南丁”之说,“臧”指的是臧克家。而“丁”则是当代著名诗人、文艺评论家、书法家丁芒。

一见面,身材修长、玉树临风的丁芒就和我热烈拥抱。他说:“我也是做记者出身的,1945年7月,经通中学校长顾迅逸介绍,我就到《江北日报》当记者,兼编《诗歌线》《散文》两个副刊,开启了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新闻生涯。”

老人虽有点轻微的阿尔茨海默病,但只要说到家乡,说到20世纪40年代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,马上来了精神。他如数家珍,满怀深情地说到钱素凡、顾迅逸、孙平天等“八壮士”,说到曹从坡、穆烜、沙白等同时代的文友,还说到我比较熟悉的季修甫、熊飞、程灼如等文化老人……

丁芒原名陈炎,南通人。1949年前由于父亲在南通工作,所以他出生在八仙城丁古角,在南通城里长大。

他在和我交流时,时不时会用狼山牌普通话“丁古儿角”,“儿”字音拖得很长。

1946年3月7日,在震惊中外的南通“三·一八”惨案发生前11天,经地下党组织安排,丁芒奔赴解放区。没想到,钱素凡、孙平天、顾迅逸等8位烈士先后被国民党特务血腥屠杀。噩耗传到淮安解放区,他极度悲愤,第一次用笔名“丁芒”写下《一个沦陷区新闻记者的日记》等长文,痛揭国民党在南通的黑暗统治。

他告诉我,取名“芒”,是因为他和孙平天怒怨国民党一个徐姓专员时,徐曾警告他“锋芒不要太露”。而“丁”则是为纪念出生地丁古角的。若干年后,诗人流沙河为他的名字作了精妙解读:入木为丁,脱颖而出为芒。

此后,在丁芒27年的军旅生涯中,他一直以奔流夺壑的锋芒,撰写了一大批享誉军内外的新闻和文艺作品,“丁芒”叫响海内外。他从21岁后就改名丁芒,各类填表、诗文及书法署名都是丁芒,本名陈炎却渐渐被人淡忘。

15岁开始习诗,丁芒写了整整80年的诗歌。在漫长的诗词创作生涯中,丁芒写出众多脍炙人口、鼓舞人心的诗词作品。

纵观丁芒一生,革命之路和人生之路都相当坎坷,这里有风云际会的时代元素,也和他骨子里的自由心性有关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他是为写诗而参加革命的,无论是嘹亮的号角,还是弥漫的战火,在他的笔下都成了诗意的物象。

当战火中的诗人们“为少男少女们歌唱”的时候,他在为自己心灵的隐曲歌唱;当根据地的诗人们满腔热忱歌颂太阳的时候,他却在关注“寂寥”无论在哪个年代,他的诗都难以掩饰一种桀骜不驯的自由气度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丁芒就不主张写朦胧诗,他在新诗和古体诗这两岸的河道中奔走。他创新性提出“两栖诗人”的概念,并推出了以“自由曲”为载体的“关于诗的哥德巴赫猜想”,在中国诗坛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虽然少小离家,70多年在外面闯荡,但是丁芒老人一见到家乡来的记者,立马用纯正的南通话和我交流。丁古角、寺街、城隍庙、天宁寺、通中红楼、老楸树……老人牵挂家乡的一草一木和一砖一瓦。尤其是求学过的江苏省南通中学,落难时工作过的南通市磷肥厂,他都如数家珍,和我聊起我们共同熟悉的蔡圣元、徐明珠、戴芸等磷肥厂老同事,一说起“城南旧事”,他就滔滔不绝……

南通是丁芒的衣胞之地,他的基础教育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他幼时在

这里读古诗,15岁就在家乡写下已载入中国诗歌史册的《石桥暮归》:南石桥高挹落霞,苍茫寺角晚烟斜。暮钟撞碎轻波月,邀得清风到我家。他的旧体诗代表作《军中吟草》,也是他上世纪70年代初复员到南通磷肥厂工作期间创作而成的。

近一个世纪以来,人生的起起伏伏,折磨了丁芒的身心,却未磨掉他的坚韧意志,也未能消磨掉他对诗的永恒情结,而生活也以别样的方式补偿着丁芒,最大的“补偿”莫过于他和樊玉媛的牵手。

关于诗人丁芒和新闻人樊玉媛的爱情故事,江湖上有很多美丽的传说,我还看过他们夫妇俩捐给南通市档案馆的“两地书”——那是他们分居两地时的情书。那段时间,丁芒几乎每天一信,樊玉媛也是每信必复,他们谈文学,谈生活,谈家庭,谈友谊。厚厚一摞的“两地书”所涉及的内容之广、件数之多、程度之密集、保存之完好,都令人叹为观止。在丁芒80大寿的时候,他把“两地书”和其他18类5000多件珍贵资料,郑重交给家乡的档案馆永久保存,“让游子的灵魂安放在故乡”。

1999年底一期《诗刊》曾隆重推出一期迎接新世纪的专号,那是中国诗坛一次高水准的集体亮相。众多诗作中,最引人注目的是打头第一首诗,作者正是丁芒,全诗只有短短4行,题目是一个字《箭》:走过了弯弯曲曲的路/一百年才找到这张弓/今夜,箭已定位弦——做着一个笔直的梦!

而今,走过99年风雨人生的丁芒,“生命之弓”停止了歌唱……

江畔听潮

碑掘黄泥拔疑云

□黄俊生

孟棨说,扬州兵败后,徐敬业与骆宾王都逃脱了,征讨大将军王讨伐不着,怕朝廷怪罪而丢失脑袋,就从死人堆里找了两个长得与徐敬业、骆宾王相像的人剁下首级,用匣子装了向上交差。后来明明知道两人并未死,却不敢再去追捕。徐、骆二人都出家当了和尚,徐敬业活到九十多,还出版了《游南岳记》。骆宾王游历名山大川,到过灵隐寺,活过百岁。他们为什么得此善终,就因为他们匡复大唐留美名,人们都自觉保护他们。

孟棨还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段故事,让世上的文人墨客整整痴迷了一千余年:

宋之问因被贬黜,流放到江南杭州,遂游灵隐寺,正值夜月极明,景色极佳,宋之问沿着长廊边走边吟,想在墙壁上题首诗。想了好半天,才想出第一句:“鹫岭郁岩峣,龙宫锁寂寥。”第二句怎么想也觉得不如意。正在反复吟哦,忽听一位点着长明灯独坐大神座的老僧接口吟道: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。”宋之问愕然,茅塞顿开,思如泉涌,后面的诗句滔滔不绝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扪萝登塔远,刳木取泉遥。霜薄花更发,冰轻叶未凋。待入天台路,看余度石桥。”第二天,宋之问去拜访老僧,老僧已不见了。有知情的和尚悄悄地告诉宋之问,老僧就是骆宾王。(意译自《本事诗》)

显然,这是个杜撰的故事。骆宾王大了宋之问30岁,但两人并不陌生,属忘年之交,关系不错,互有酬诗往来。孟棨描绘的场景中,两人似乎并不相识,这就有悖真实。但是,这故事尽管破绽百出,离奇荒唐,后世文人却深信不疑,而且听得心醉神迷。

拨开骆宾王亲手布下的这片疑云的,是明朝正德年间通州一位姓曹的农民,披露此事的是明朝万历刻本《通州志》。据《通州志》载:

正德九年(1514),曹某者凿淤池于城

东黄泥口,忽得古冢题名石曰:唐骆宾王之墓。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,少顷即死。曹惊讶,随封以上,取其石而归。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,曹惧,乃碎其石。

尝考宾王本传,文明(唐睿宗年号)中,与李敬业共谋起义兵于广陵,不捷而遁。通(州)近广陵而且僻。此岂证欤?然世所传,谓其落发,遍游诸名山,今章服俨然,何也?岂嗣圣物革后,宥而弗罪,复逃于释耶?抑人怜其才故厚其葬耶?

《通州志》说得很清楚。公元1514年,即骆宾王失踪830年后,通州一位姓曹的农民于城东黄泥口凿染布的靛池处,挖到一座古墓,墓碑上写着“唐骆宾王之墓”,打开棺木,死者栩栩如生,衣冠如新,见光后片刻便毁灭。姓曹的将古墓回填,只带了墓碑回去。后来,这件事被人们知晓,议论纷纷,曹姓农民怕招事,就把墓碑砸碎。

撰写《通州志》的作者又说,骆宾王在兵败扬州后,并没有投水死亡,也没有被兵士所杀,而是遁逃。通州离扬州很近,况且僻静,骆宾王所以逃到了通州,这座墓就是证据。世上流传骆宾王又是落发做了和尚啦,又是云游名山大川啦,都不属实,你看,这古墓里的人身着礼服躺在这儿,不就说明了问题吗?再说,唐中宗皇帝复位后,已经为徐敬业和骆宾王平了反,哪有被平反了还要出逃做和尚的道理?不过,是谁把他葬在这里的呢?或许是有人敬佩他的才华而加以厚葬的吧?

是谁把骆宾王葬在黄泥口?这个谜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解开,揭示谜底的是李(徐)敬业第三十五代后裔李于涛。李于涛的著作《雪崖外集》中有首谒骆宾王墓诗,他在诗的序言中明确说:

宾王客死崇川,尚庵公(即徐嗣)具衣冠以黄泥一穴。

《五山全志》和《通州直隶州志》也记载:

正德九年(1514),曹某者凿淤池于城

东黄泥口

东黄泥口